

## “学者”学院午餐

自从张良考取了温切斯特公学的奖学金后，从我的同事的反应中，我才逐步体会到英国的“公学”在中产阶级心中的分量。我十多年前只身从中国来时，随身只有一口箱子——连这都是借的，英语也讲不清楚。现在我的孩子要去温切斯特公学了，而大部分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连一般的私立学校都进不了。想到此事，我很感慨。

我确信张良到温切斯特公学读书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张良应该珍惜温切斯特公学的奖学金，应该到温切斯特公学读书。于是我们给“学者”学院的院长罗伯兹先生回了信，告诉他，我们决定参加5月9号“学者”学院的午餐。

5月9号是一个星期六，上午我们一家驱车到了温切斯特公学。“学者”学院是一座石结构的建筑，三面是石结构的房子，一面是温切斯特公学的教堂，中间是一个很大的庭院，门卫看了罗伯兹的信后，让我们把车开进“学者”学院，停在庭院里。

午餐前，在罗伯兹先生的办公室我们见到了罗伯兹院长。罗伯兹先生大约四十岁，高高的个子，衣着得体，举止言谈是标准的英国绅士。经过简短的交谈，我们得知罗伯兹先生是学历史的，在牛津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已经任“学者”学院的院长十年了。

与罗伯兹院长见面时，我们见到了另外一位奖学金获得者艾伦和他的家长。艾伦的父亲亲自介绍，他干会计工作，他的妻子是家庭妇女，家住在另外一个郡。艾伦是他们的大儿子，他们还有



成长故事

张兴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介绍了一个普通的小孩张良在国内和英国受教育的经历。张良在国内上了两年小学后，到英国的公立学校上小学和初中，后来获得奖学金，进入温切斯特公学（Winchester College）这所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学校上高中。到目前为止，他大概是温切斯特公学唯一的一个获得该奖学金的中国内地小孩。毕业时，张良考进了剑桥大学。

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在私立学校上学。我估计艾伦的父亲可能是一个会计公司的老板，或者是一个大公司的总会计师——没有六位数的年收入，他们不可能送三个孩子进私立学校。他还告诉我，艾伦原来的学校也是一个很好的私立学校，艾伦从五岁起就在那儿上学，那儿的好学生在十三岁或十六岁时就报考温切斯特公学。他很高兴艾伦能考上温切斯

特公学的奖学金。我问他，温切斯特公学算不算英国最好的中学之一，他轻声地告诉我，大概是英国最好的中学。

午餐在“学者”学院的餐厅举行。餐厅很大，空间很高，四壁挂着大幅的油画肖像。餐厅有三张长长的餐桌，一张横放在餐厅的最里面，地面要高出一米左右，所谓的高台餐桌。

罗伯兹院长很自豪地告诉我们，这个餐厅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年年使用，从未间断，只是在放假期间维修。我们四位家长与罗伯兹院长，还有其他的老师坐在上面横放的高台餐桌旁，张良和艾伦与他们在读的“学者”们坐在下面竖放的两张餐桌旁。罗伯兹院长和副院长坐在我们这个餐桌的两端，我和太太坐在罗伯兹院长的两旁，艾伦的父母坐在副院长的两旁。原来我们与艾伦的父母是这次午餐的主要客人。坐在我另一边的是是一位较年轻的老师——麦克纳博士。他告诉我，他毕业于牛津大学，张良进校后他要教张良的化学课。其他的老师离我较远，不知道他们教什么课，但是罗伯兹院长和麦克纳博士都毕业于牛津大学却让我有些意外。温切斯特公学的师资应该很强，但是这两位老师都毕业于牛津大学却是没有预料到的。

我深信，如果像这样的人是张良的老师，张良会终身受益。我们在温切斯特公学的这顿午餐收获不小，我看到他们的师资是一流的，在这样的学校读书，学到的不仅是知识，而更重要的是如何做人。回家后，我立即给温切斯特公学的校长写了一封回信，对张良的奖学金表示感谢，告诉他张良秋天将到温切斯特公学读书。

## 秦城农场

1958年10月，国民党将军们分乘三辆大卡车，由功德林来到秦城农场。秦城——历代帝王近畿卫戍的重镇，坐落在燕山东西横断山脉南麓的五云山下，距北京城四十公里。建造在这座古刹遗址邻近荒坡上的秦城农场，本是国务院机关绿化队所在地，现在，一山两堡，隔溪而断，来自功德林的一百多名国民党将军就驻扎在溪流以东的营房里。

率领这支将军队伍的统帅，是木匠出身的北京战犯管理处李科长。他在功德林宣布“到秦城去”之前，尽管反复强调“本着劳动与思想改造相结合的方针”、“为了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等等话语，但是在宣布管理处的决定之后，他还是补了一句：“希望大家不要背包袱。”

“包袱”——国民党将军们曾经对此二字不解其意。还是在山东解放军军官教导团的时候，有一次在解放军押送一批国民党将军到团部报到之后，政委集合讲话，当面交待说：“诸位放下武器就是朋友，务请安心学习，有何困难，尽可吩咐，一定要放下包袱。”话音刚落，队伍中一位将军举手“报告”，哭丧着脸说：“请贵军体察：我是战场上被俘的，除了一件大衣，别无行李，实在没有包袱可放啊！”

功德林的胡同虽说全部都是放射形的，但眼光射不出高墙；目下秦城农场的一半，已是广袤无垠的天地。当然，既然作为一个关押犯人的所在，规定活动范围是必须的。管理员在荒坡周围每隔三十米插一面小红旗，宣布了“不



纪实文学

黄济人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友情推荐

在公安部的协助下，著名作家黄济人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神秘的公安部功德林战犯所的真实全貌。本书以原国民党战犯邱行湘的被俘和改造为线索，具体而生动地描叙了杜聿明、宋希濂、黄维、康泽、文强等一大批国民党高级将领，在这个比军事战场上更为炽热、复杂和漫长的决战中改造从新的内幕。

要走出警戒线”的新的狱规。不过，小红旗迎风招展不到一周，便被插旗者连杆拔去，连站在山顶上的警戒人员，亦最终消失在犯人的视野之中。不苟言笑的迂夫子曾扩情手舞足蹈地对人说：“共产党对我们连画地为牢也不用了，我们改造得与人民之间只隔着一张纸了。”

秦城农场以外数十公里的功德林，现在被国民党将军们称作“大本营”。留守在这里的是黄维、康泽、杨光钰、汤

## 市场萧条

对于许半夏这个恶棍，郭启东心里真是又恨又怕，只怕她一旦真的把公司的事捅出去，到时司法机关插手调查，那时即使威胁利诱裘毕正都没用了，除非自己有那本事摆平司法机关，可他自知他还没有这方面的门路。

自己公司的运输被许半夏死死抓着，已是没有办法甩脱的事，但是想到赵垒公司也有不少运输业务在给许半夏做，心里不忿，想找赵垒痛说许半夏的坏话，但是说什么呢？他知道赵垒不是个容易糊弄的人，一定会结合裘毕正最近四处诉讼的事来考虑，弄不好反而还是自己没脸。

他不知道的是，赵垒也是正处于对许半夏的考验期，答应为许半夏的那单从俄罗斯进口废钢的生意做背书，他只用付出一个承诺，也没太大风险，因为许半夏的设计应该说是非常贴心，不给她自己一点可以耍滑头的机会，一切都将严严实实地置于老宋公司的监控之下。但是，串材出来后，许半夏会报什么样的价格给他赵垒的公司？会不会因为他前面的承诺在，许半夏看中这个弱点擅自报出高价？

而许半夏更是揪心，进口废钢已经进入程序，信用证已经开出，对方公司已经发货，很快就要装船，这本是鼓舞人心的好事。可是坏了，国内的钢材市场开始一天天跌，市场的肃条犹如今年寒冬的肃风，华北、东北市场一片萧条；再加上国家严查车辆超载，没法超载的车辆做不出利润。

什么圣诞，什么元旦，许半夏过得索然无味，眼睁睁地看着大蚀血本，谁还有心思歌舞升平？本来到了下午四点如

商战小说

阿耐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从浙江收废旧钢铁开始，许半夏一心想进入钢铁行业，面对国有大型企业、外资企业、外省钢铁企业、本地小钢铁制造企业等复杂的社会关系网，许半夏巧妙利用这些企业之间的关系，周旋于各关系的关键人物之间，寻找商机。在“哥们”童骁骑和小陈的帮助下，一步一步建立了在圈子内的信誉，完成原始积累……

果还没约定饭局就会手足无措，开始四处打电话约人吃饭的许半夏，此刻一到下午就出门到冯遇公司搓麻将。

冯遇的公司干脆在做完所有的原材料后提前停工，放所有员工大假回家提早过春节。因为今天买进材料做，明天做出来的成品或许已经跌到昨天买来的原材料的价格了，明知做了要亏，谁还敢做？于是工人回家休息，冯遇夫妇在公司支起麻将桌大杀四方。后来裘毕正的公司也眼看着市场不行，提早停工

放假。裘毕正于是也加入到麻将大军中。

楼下铁门开合，有汽车声音传来时，坐在窗口的冯遇探头望了一眼，随即笑道：“大佬来了。”

裘毕正近来因为郭启东的事，与许半夏热乎得很，进来一看见许半夏就道：“小许，我就知道你今天会开心。听船公司说，最近一股强冷空气下来，海上风大得船都走不了，要是能拖到明年年初，价格回升一点，你的损失或许会小很多。”

许半夏只是笑了笑：“除非是西伯利亚天天刮冷空气下来，否则该来的还是要来，再怎么说说都没用。”

裘毕正道：“也别那么丧气嘛，再过半个月就是春节，即使船到了，把废钢拿进去，你跟钢厂的人说一，也可以春节后提货嘛。万事都有个商量不是？”

许半夏心里说声“废话”，嘴上却不假，笑笑。类似裘毕正这种大空的关心话谁不会说。许半夏道：“还能怎么做？按照约定，大船到后，直接用小船短驳到钢厂，堆场都不用进的，你说这几天钢厂恨不得快一点清空库存，怎么可能答应我延到春节后交货？我也可以延期到春节后才去那家提供我资金的公司交款然后再到钢厂取货，虽然违反合同，可他们也不会拿我怎么样，国营公司，才不会在春节时候派人过来跟我打官司封我的堆场。只是我好不容易搭上这条线，不想就这么轻易断了，我宁可亏一点，也得把第一单做好了。”许半夏虽然头痛，想要在场的帮忙，但还是不肯把老宋公司的名称说出来，在场所有人都比她有资格与老宋的公司合作。

## 取环

樊松子去了市里最大那家医院，挂的专家号。妇产科的病人很多，门外的椅子上都坐满了人，还有不少人站着在等。

进了屋，是个表情冷冰冰、语调也冷冰冰的女医生，姓刘。检查之后，刘医生面无表情地告诉她：“你这环上了快二十年，已经嵌进肉里了，取的话痛苦很大。我的建议是最好不取。”“医生，疼我不怕，麻烦您一定给取一下。”樊松子表情恳切。

刘医生抬眼瞟她一下，“那也得单位开证明来，我们才能取。”说罢，调头转向护士：“下一个。”后面的病人马上进来了。

“刘医生，我现在没单位。以前是开的士的，现在没开了。”樊松子用手撑着桌子，将椅子让出来。“这是医院的规定。居委会的证明也行。”刘医生的口气不容商量。樊松子想再争取一下，磨蹭着不肯走，刘医生却不再搭理她。刚坐下的病人也满脸不耐烦地望着她。她只好出来了。

出了医院大门，樊松子又在附近转悠了一圈。半个小时后，她走进了一家门脸看起来比较气派的私人诊所。

诊所临街的玻璃窗上写着业务范围：人工流产、上环、治疗各种妇科疑难杂症。樊松子知道，这种地方，只要掏钱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诊所的大夫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长得不怎么体面，尖嘴猴腮的，但看起来，说得头头是道。樊松子仔细旁观了两个病人的诊疗过程，最后决定就是这儿了。

尖嘴大夫和刘医生说的



悬疑小说

王芸著

人民文学友情推荐

的姐樊松子与老宋的婚姻出现危机，儿子成成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失去儿子之后，樊松子特别渴望再生一个像成成一样的孩子。新生命终于在她肚子里孕育，樊松子感到从未有过的满足，这时，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扰乱了她的生活……

差不多，但没要求樊松子开证明。双方很快谈妥了手术的时间和价格。临出门，樊松子又返回身，将一百元钱放在桌子上：“我另加一百，有两个要求：一是消毒一定要到位，到时我会监督护士的整个准备过程；二是不管是消毒、消炎，还是麻醉，我都要最好的，不能是邪货。”尖嘴大夫眨眨眼睛，露出了一丝狡黠的笑容，“您放心，就是不加钱，不提条件，我们这里的技术、服务和药品都是过硬的。”

第二天，樊松子躺在了手

尧、孔庆桂等诸位将军。他们并非不愿驰骋疆场，只因身体的缘故，他们需要养精蓄锐。

尽管贴在秦城农场宿舍墙壁上的作息时间表与功德林生活的规律一样：上午学习，下午劳动（突击性劳动例外），但是这段时间的学习，已经起了内容的变化。

变化的内容因队而异。在以后的分工当中，第一队和第三队负责大田作物生产，第三队负责建筑修缮，第四队负责果树栽培，第五队负责家禽饲养。五个生产队当中，劳动量最大的是第一队和第三队，技术性最强的是第三队和第四队。虽然他们的思维都随着生活内容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幅度最大的还是技术性最强的生产队的人们。

杜聿明崭新的事业开始了。杜聿明手中拿着一本《果树栽培技术》，这是他花钱买的。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只要认准一件值得干的事情，他就会把全身散乱的神经，重新编织成结构严谨的意志的钢筋。杜聿明当时创办机械化部队的时候，曾以团长的身份，坐在课堂的第一排位置上，听取关于军事机械的讲学；现在，从他分到第四队的那天起，又以学生的姿态，坐在荒坡上的人圈之中，听取关于果树栽培的学问。

我们无法比较军事机械与果树栽培的技术难度，对于杜聿明来说，他花在后者身上的功夫不仅是花在前者身上的若干倍，而且有的时候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如果他吃饭时见到魏技术员，一定得问问梨树什么时候施肥；如果他理发时见到魏技术员，一定得问问桃树什么时候修枝……

术床上。一盏射灯从张开的两腿间照过来，有点晃眼。冷气开得很足，樊松子感觉浑身凉冰冰的。麻醉针戳进肉里时，她的身体一下子绷紧了，疼痛异常锐利。她的手不由得抓紧了身下的床帮。

麻药很快开始发挥作用。樊松子感觉各种器械在自己的体内搅动，切割，但没有疼痛感。时间无声地流逝着，终于，尖嘴大夫举着个血淋淋的东西送到她面前，“取出来了。”他夸张地撇撇嘴，“真是不容易。”

樊松子疲惫地点点头。这个环是生成成的第二年上的。生下成成后，她接连做了两次人流，觉得实在受不了了，偷偷跑去医院上了环，回家才和老宋讲。从诊所出来，樊松子感觉腰直往下坠，两腿麻木的，不得劲。她在路口站了一会儿，身前身后都是来来往往的人。犹豫半天，她还是伸手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车是另一家公司的，司机不认识她。从现在开始，樊松子决定要好好地对待自己，好好地保护自己。她要将自己这片待耕的土地整理好，以便一个孩子在这里安全、幸福地扎下根来。

晚上，麻药散去，下面疼痛起来，腰仿佛要断了。老宋晚上回来，发现她神情不对劲，问：“哪里不舒服？”樊松子摇头，“睡一觉就好了，有点累。”老宋进房睡了。樊松子还没想好怎么和老宋说。她想等一切准备好后，再开口。若是计划并不能成功，也就没有和他说的必要了，免得两人尴尬。

最近，老宋的应酬又多起来。樊松子有自己的事要操心，反而觉得少一个人吃饭更省心。